儀禮逸經傳

儀禮釋例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儀禮逸經傳

吳澄學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易、書、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悉行於世。獨此十有八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尙、高第弟子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朴、鄉與俊民同官學省乃請而得之。繕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僚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侍講學士復兼祭酒見而嘉歎。俾序其槩。俊民泰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卽禮經而論之。秦焰既熄。掇拾遺餘。兼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倚論著。以存其舊。唐賢之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夫造詣室奧。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次所釋而深研之。迺知俊民之言爲不妄也。集賢公以爲然。遂書於其端云。至正十四年歲次甲午。七月既望。奉直大夫國子司業李俊民謹序。

儀禮逸經傳

逸經敘目

投壺禮第一
奔喪禮第二
公冠禮第三
諸侯遷廟禮第四
諸侯釁廟禮第五
中霤禮第六
禘于大廟禮第七
王居明堂禮第八

右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閒獻王亦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太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

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刪取其要以入記。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大小戴不同。奔喪與逸禮亦異。則知此兩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等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逸傳敘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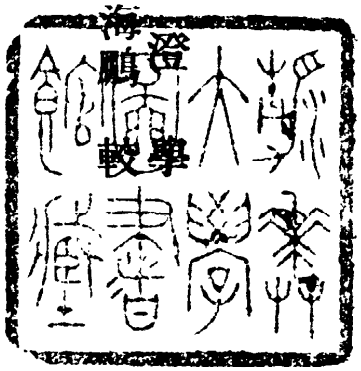
冠義第一
昏義第二
士相見義第三
鄉飲酒義第四
鄉射義第五
燕義第六
大射義第七
聘義第八
公食大夫義第九
朝事義第十

右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案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爲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爲一編。文有不次者。

頗爲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爲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唯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侯朝覲天子及相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共爲傳十篇云。

儀禮逸經傳卷上

元 吳澄學
後學 張海鵬較



儀禮逸經

投壺禮第一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殽。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右請投。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右受矢。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右設壺設中。東面執八算。與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

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主人。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閒若一。太師曰諾。
右命工奏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右拾投釋算。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右卒投數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右罰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
右立馬。
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右慶爵。

正爵既行。請徹馬。右徹馬。

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簜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有二寸。算多少。視其坐。右記壺矢算。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右記賓主黨。

魯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偪立。毋踦言。偪立踦言有常爵。辭令弟子辭曰。毋撫毋敖。毋偪立。毋踦言。若是者浮。

右記令辭。

鼓。○□○○□□○○○○□□○○○○魯鼓。○□○○○○□□○○□○○□□○○□○○半、○□○○○○□□○。辭鼓。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魯鼓、○□○○○□□○○○半、○□○□○○○○○○□□○○○辭鼓、○□○○○○○○○□□○○○○○○□□○○○半、○□○□○○○○○□○。

右記鼓節○大戴記投壺篇云。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殽。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

賜旨酒嘉殽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柱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請於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觚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壺脰修七寸壺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受斗五升壺中置小豆爲其矢躍而去也壺去席二矢半矢八分大七分以栢若棘無去其皮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算多少視其坐既算周則復始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魯令弟子辭曰無荒無敖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

曾孫侯氏今日泰射于一張侯叅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叅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

右記樂章○此篇取之小戴記大戴亦有此篇其文大同小異不可偏廢今既小書附註篇末矣此章小戴所無雖多缺誤然存之可備叅考故大書之以補經後之記

奔喪第二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右聞父母喪。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右奔父母喪。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〇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右奔父喪至家。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右奔母喪至家。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右奔齊衰以下喪至家。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右婦人奔喪至家

凡奔喪有大夫至祖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後拜之

右奔喪拜大夫士來弔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右葬後奔父喪

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右葬後奔母喪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右葬後奔齊衰以下喪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右葬後弔所識喪。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右聞父母喪不得奔。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〇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右聞齊衰以下喪不得奔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右除喪後奔父母喪。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右除喪後奔齊衰以下喪。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

右除喪後聞小功以下喪。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卽位而哭。〇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帳。〇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〇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〇凡爲位者壹袒、〇凡爲位不奠。〇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右記哭。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右記喪主。

公冠禮第三

公冠。〇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旣醴。降自阼。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公同也。〇公玄端與皮弁皆韠。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〇爵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端。其疇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同。

右公冠。

天子儐焉。

右天子冠。

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爲主。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

右太子庶子冠。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

右記冠辭。

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唯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

右附記祭天祭地祭日祝辭。

諸侯遷廟禮第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

右將遷。

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羣臣如朝位。君入。立于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

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

右告遷

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

右奉遷

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樽于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令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

右已遷而告

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閒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徹反位

右已告而享

擯者曰遷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右遷畢。

諸侯釁廟禮第五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右釁廟。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右釁門。

郊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右釁郊室。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右釁畢。○小戴記雜記篇云。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右記考寢。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右記釁器。○此篇取之大戴記。小戴亦載此篇於雜記篇中。其文大同小異。今小書附註。篇末記兩節。大戴所無。故大書之。以補正篇之文。

中霤禮第六

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各一。○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

右中霤。

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中霤之禮。

右戶。

祀竈之禮。○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右竈。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右門。

祀行之禮。○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

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右行。

禘于太廟禮第七

禘于太廟之禮。〇日用丁亥。

右諷日。

王居明堂禮第八

王居明堂之禮。〇孟春。出十五里迎歲。

右孟春。

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

右仲春。

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右季春。

孟夏。毋宿于國。

右孟夏。

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〇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〇乃命國醵。

右仲秋。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右季秋。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

右孟冬。

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季冬。

儀禮逸經傳卷下

儀禮逸傳

冠義第一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右傳釋士冠禮

昏義第二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

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右傳釋士昏禮。

士相見義第三

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召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達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者。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末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末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邇於禍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圭。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圭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右傳釋士相見禮。

鄉飲酒義第四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辯矣。不鬬辯。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潔而以事賓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

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介必東向。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右傳釋鄉飲酒禮。

鄉射義第五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右傳釋鄉射禮

燕義第六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荅。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〇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〇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右傳釋燕禮。

大射義第七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右傳釋大射禮。

聘義第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賜。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饔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饔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

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右傳釋聘禮。

公食大夫義第九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愛弗勝其敬。食爲敬。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爵恭也。己輕。則卑之。己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勿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

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設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涪醬。此君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右傳釋公食大夫禮。

朝事義第十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成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會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喻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音聲。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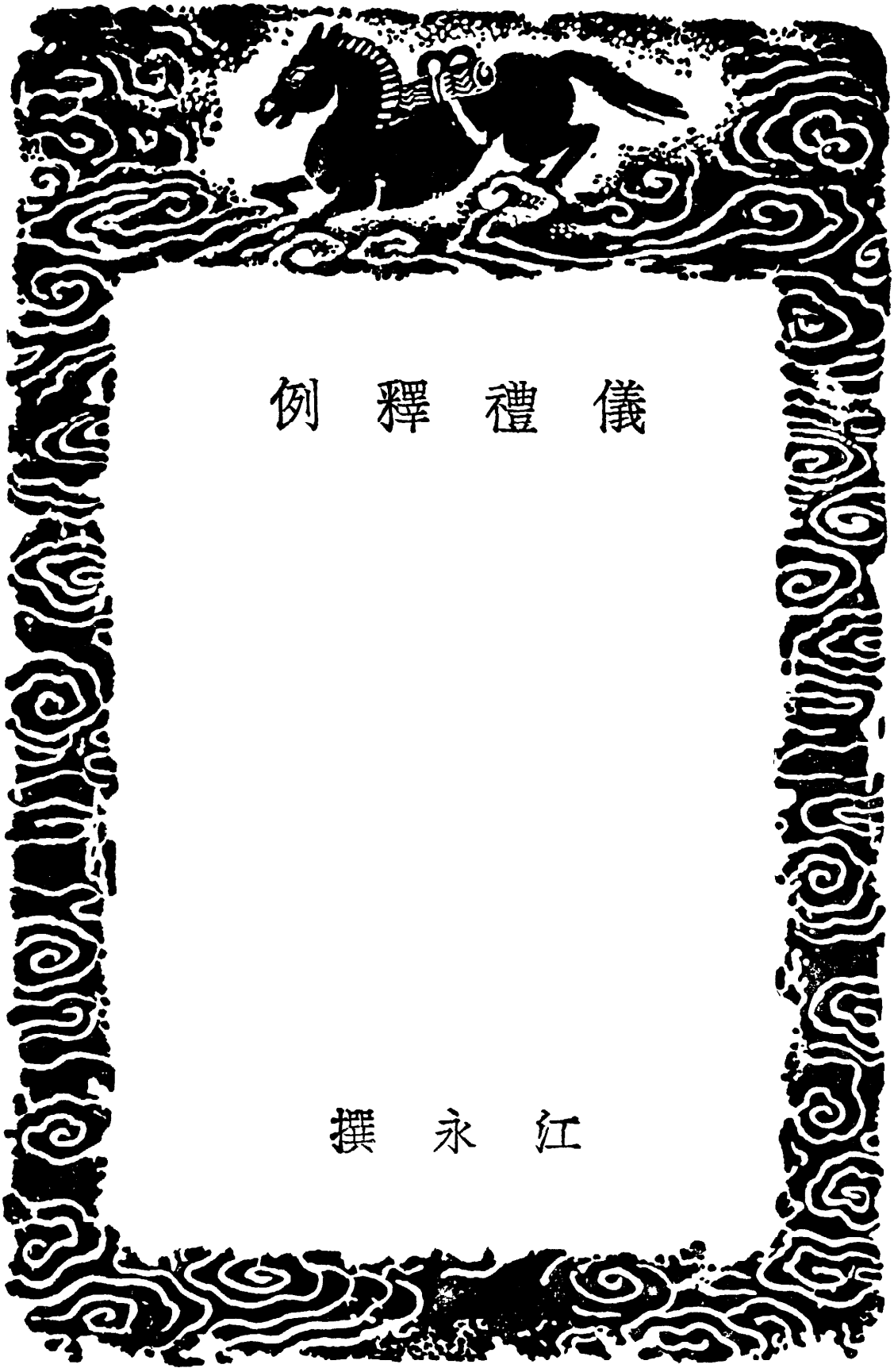
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欲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別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以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定其爵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士一命其宮室車旌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

室車旌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旂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旂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也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旂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

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臣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太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賓。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旌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牢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道。君親郊勞。致館及將幣。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賜。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饔。既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修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右傳釋說禮。

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帙。當時刻于國子監崇文閣。國朝宣德初尚存。見楊文貞公圖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讀中祕書。已無其本。而國監板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渴見此書。與予約互訪必得。爲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蓄書。諏之。云家有藏本。猝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傳。未有應者。宏治歲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重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幣以記請。辭弗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之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贅云。是歲冬十有二月六日。新安後學程敏政謹識。



儀禮釋例

江永撰

本館據文選樓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欽定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儀禮釋例一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爲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宗陳祥道之說。謂周禮爵弁即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韋弁。以茅蒐染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即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

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卽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之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卽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既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載爲疑也。永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則卽左氏傳所云韎韋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命爲將軍。非已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永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永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儀禮釋例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服

天子冕服

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𣏌。𣏌、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賈氏釋曰。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槃、大也。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其制可聞。云未聞者。夏殷之制也。按冕延不用絲而用麻。因古尚質也。布最麤者三升。最細者十五升。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其說是古布幅闊三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因喪服而誤耳。喪服雖有降殺。斬衰衣三升。冠六升。齊衰以下漸細。不皆冠倍於衣。是冠衣原無倍半之例。況吉服又不以布縷精麤爲降殺。豈可泥斬衰三升六升之數而云冠必倍衣。冕麻用三十升布乎。以臆爲說。曾不計其布幅之不能容。此叔孫通制度之謬。歷代經師相傳者之誤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已是極細之布。麻冕亦止十五升。孔子時易麻爲純。以爲儉可從者。絲是自然而細。合之成縷。麻用人功辟績。然後成縷。故以爲不如絲省約耳。其實變麻爲純。則古人尚質之意已亡。孔子因其有說可解。未甚害義。故不得已而從衆也。前後有旒之說辯見後。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

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以貫也纊、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繩之每一市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纊不言皆者有不皆者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纊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貫於纊每玉間相去一寸也　按、大裘之冕無旒疑未必然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祀天祀帝異於享先王者內服大裘以示質耳若冕卽十二旒之衮冕享先王雖當冬烝宜服裘蓋自有良裘不得用大裘服之異者在裘不在冕與衮也郊特牲言郊之祭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蓋祀天內服大裘以示內心之質外服衮冕以示外心之文不必降爲無旒之冕無章之衣然後爲至敬也鄭氏以記所言者爲魯禮魯豈可用十二旒乎又大戴禮及東方朔皆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是後固無旒玉藻郊特牲明言十有二旒未聞二十四旒傳所謂天子用物不過十二若後則何取於旒且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至爲繁重恐王首不能勝夫子荅爲邦何爲取之後漢明帝時制冕易玉以珠欲其輕也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聶崇義、陳祥道、皆承鄭注之誤不能辯正何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疏曰天子之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長短爲差　按、前後邃延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鄭氏謂皆出冕前後而垂遂有二十四旒之說誤矣

覲禮天子衮冕負斧依注曰衮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　釋曰自衮冕至元冕五者皆爲裨衣諸侯不得定其衣號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衮冕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繢次裳在下爲陰陰主沈深故刺之爲繡次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周有虎彝、雉彝。因於前代。則虞時可知。宗彝非蟲獸之號。而以虎雉畫於宗彝。因號爲宗彝。其實爲虎雉也。虎取其猛。雉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白黑。爲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黻黑與青。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何得猶名衮龍。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於宗彝。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九章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粉米不可畫。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知皆元衣纁裳者。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故以纁爲名。

諸侯冕服

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曰。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釋曰。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司常云。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則旌旗升降俱有。而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也。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衮冕以下。此等及孤卿大夫。是入君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諸侯告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若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曰。服、則衮

也。鷩也。毳也。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巳。疏曰。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若餘廟亦元冕。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斿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疏曰。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互見爲義。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云出此則異者。謂天子朱紘。則諸侯當青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又諸侯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按、自王以下。鄭注旒玉之數。皆當去其半。

大夫冕服　本經未見。因鄭注見之。

士冠禮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釋曰。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爲冕。謂天子以元冕聽朔。而彼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疏曰。天子九章。據大夫而言。其小章依命數。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屨見後。注曰。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

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赬。再入謂之纁。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釋曰。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如爵頭者。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喻。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鐘氏緅色解之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爾雅及鐘氏皆無四入之文。鄭約之以纁入赤則爲朱也。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元衣與纁裳相對。色理自明。則以絲解之。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爾雅。茹蘆茅蒐。註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士韎韋無飾。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按、三十升布之說。辯見前。士冠禮爵弁注曰。爵弁者、制如冕。但無繅耳。釋曰。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旂。士變冕爲爵弁。士冠禮爵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士冠記。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曰。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釋曰。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服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爲攝盛。則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衮冕。諸侯元冕。

其孤雖絺冕以助祭。親迎亦用元冕。臣不得過君故也。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士弁而祭於己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曰。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纁裳于衣。注曰。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釋曰。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元冕。爵弁。士爵弁而已。

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純衣。注曰。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又小斂大斂皆有祭服。

皮弁服

士冠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曰。質不變。釋曰。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故云三王。其實先代後代皆不易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履見後。注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釋曰。皮弁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頷繞項。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旒。禮運云。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故記云三王共皮弁。禮圖仍以白鹿皮爲冠也。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此文之等是也。畫繒言素者。謂白色。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也。　春官司服。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又士冠注。天子

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釋云。在朝君臣同服。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曰。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卽用皮弁可知也。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唯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輒於士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亦是士助君視朔之服也。士冠禮皮弁注曰。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釋曰。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象爲飾之意。士冠禮。皮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贊者卒紘。注曰。卒紘、謂繫屬之。釋曰。有笄者屈組以爲紘。伸屬之。左相繫定。右相屈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注曰。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瑲。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瑲、讀如蒼蒼、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蒼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蒼。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皮弁侯伯瑲飾七。子男瑲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瑲飾四。三命之卿瑲飾三。再命之大夫瑲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皮弁之會無結飾。疏曰。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以象星也。又曰。其弁伊蒼。瑲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邸下柢也。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陳祥道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瑲、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既謂之柢。不特施於頂上。魏臺訪議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然。則魏武所作弁柢。或古之遺制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蒼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蒼文鹿子皮。說文。蒼、蒼艾色。蓋蒼者陰陽之雜。故禮以蒼組纓爲士之齊冠。蒼組綬爲世子佩。詩以蒼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之服也。則士弁以蒼宜矣。康成讀玉瑲爲蒼。以蒼爲結。是臆說也。按陳氏說皆得之。瑲音基。蒼音其。蒼與騏字可通。與瑲

字不可通。夫士既無玉飾。何得以藻爲琪。藻是蒼艾色。近白而非白。然則士之皮弁服衣裳雖用素。鹿皮不得用純白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于帷門之外。士喪禮陳襲事。皮弁服。陳祥道曰。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上冠。皮弁繩帶。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皮弁笄。緇組紘。纁邊。則士皮弁之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靺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相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靺布以爲衣。而素裳。釋曰。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靺卽赤色。以赤韋爲弁也。有毛則白。以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云其服蓋靺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卻至衣靺韋之跗注。鄭注解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注異者。鄭意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既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謂靺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鳥。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

疏曰。韎是草染。謂赤色也。左氏傳韎韋之跗注。賈服等說。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既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韎韋有同者異者。此注與賈服同裳亦韎韋也。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爲之義。若然。聘禮注。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韎布爲衣也。伍伯爲宿衛者之行長。見服纁赤色之衣。是古兵服赤之驗也。　夏官弁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侯伯瑉飾七。子男瑉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瑉飾四。三命之卿瑉飾三。再命之大夫瑉飾二。玉亦二采。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之會無結飾。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弁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矣。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服之爾。書二人雀弁。雜記。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釁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鄭釋士冠。謂爵弁亦而微黑。如雀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爲二說。是自惑也。且言韋弁亦赤亦無據。　按陳氏言爵弁亦上銳。非如冕制。韋其質。爵其色。而以韋弁爲一物。此說甚有據。王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釋也。鄢陵之戰。卻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即朱芾韎韐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即戎之證乎。今姑仍鄭氏舊說。而存禮書之說於此。

儀禮釋例跋

江氏儀禮釋例。蓋未成之書也。四庫全書著之存目。而文瀾閣本附儀禮釋宮增注之後。殆以其綱目井然。有條不紊。棄之可惜。與韋弁止於大夫。荀子士韋弁。或周衰僭禮。或韋皮相類。散文則通。劉熙釋名。以雀韋弁兩通。其說於禮未聞。且同一韋弁而一稱其質。一稱其色。古人當名辨物。無此參錯。顧命二人雀弁執惠。此新君卽位。不得例以兵事。僞孔傳以其執兵。釋爲雀韋弁。故正義疑之。然亦未敢竟以雀弁爲韋弁也。自陳用之敖君善說出。遂合二弁爲一。而江氏從之。案雀弁之異於韋弁者三。雀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韋弁則以韋。此質不同也。爵弁色如爵頭。赤而微黑。韋弁以茅蒐染韋。乃淺赤色。此色不同也。爵弁服緇衣纁裳。韋弁在兵事則衣裳皆韎。在聘禮則素裳。此服不同也。司服有韋弁無爵弁。文不備耳。士不得服韋弁。故冠昏喪禮但有爵弁。而韋弁則見於聘禮。何得云韋弁卽爵弁乎。士冠禮注。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韋。陳用之引此以詆鄭爲二說。不知巾車注統雀而言。與士冠注有別。賈疏鄭以目驗雀頭云云。乃誤會鄭意也。用之又謂古弁字象形。當上銳。若合手。疑士冠注弁如冕但無藻爲非。此言誠然。然弁師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知鄭並非以弁之制一如無藻之冕。特延紐笄紘與冕同耳。宋人好爲新說。務欲求勝前人。而於本文往往不及細檢。江氏雖取陳說。仍依鄭注分爵弁韋弁爲二條。猶不失疑以傳疑之意云。錢熙祚。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儀禮逸經傳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